

# 爱情笔记

Essays in Love



〔英〕阿兰·德波顿 著

Alain de Botton

孟丽译

# 爱情笔记

Essays in Love



〔英〕阿兰·德波顿 著  
Alain de Botton  
孟 丽 译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爱情笔记/(英)德波顿(de Botton, A.)著;孟丽译

--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4.4

(德波顿作品系列)

书名原文:Essays in Love

ISBN 7-5327-3308-4

I. 爱... II. ①德... ②孟...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

-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3696 号

Alain de Botton

**Essays in Love (a novel)**

Copyright © Alain de Botton 1993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, Trade Paperback)

Copyright ©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, 2004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ain de Botton through

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and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作者个人网站:www.alaindebotton.com

图字:09-2001-179 号

**爱情笔记 [美]阿兰·德波顿/著 孟丽/译**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 125 插页 3 字数 140,000

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0,100 册

ISBN 7-5327-3308-4/I·1940

定价:16.00 元

# 德波顿

——一个好读好看的作家

谈瀛洲

—

德波顿小说的特点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不像小说。

一个年青的建筑设计师，在一次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上，结识了他的邻座，一个年青的女平面设计师（典型的城市白领工作，又带一点艺术的味道）。当他们在机场的海关出口处分手的时候，建筑师已经爱上了平面设计师！

他约了她在国家美术馆一起看画，然后又约了她吃晚饭，然后他们就上了床。第二天早晨，克洛艾（那个女平面设计师的名字）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早餐，而他却因为没有他爱吃的草莓酱而与她发生口角。两人在几天后重归于好。

然后,他又因为克洛艾买了一双他认为非常丑陋的鞋子(“木屐式的坡形鞋底,跟部急剧升到一把匕首那么高,但宽度又宽似平底鞋的鞋面。高高的后帮用一根装饰着蝴蝶结和星星的结实带子围拢,有点儿洛可可式的纤巧繁琐”)而与她发生激烈的争吵。当然,他们最后又言归于好。

然后,他们逐渐对对方习以为常,不再注意在对方眼中保持良好的形象(“克洛艾会躺在床上一边看书,一边把手指伸进鼻孔,掏出点什么,在指间捏成又干又硬的小团,然后整个儿吞下去”)。

最后,克洛艾移情别恋,爱上了建筑师(书中始终没有出现这位叙事者的名字)的同事——一个有才华的美国设计师。在从巴黎(他带克洛艾去那里度假,以挽回克洛艾正在失去的对他的爱情)回伦敦的又一次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上,克洛艾告诉了他这个消息。

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消沉,期间曾一度试图自杀,结果误吞了大把的维生素C泡腾片。

在小说结束时,他去参加一次晚会而结识了蕾切尔。她接受了跟他下周共进晚餐的邀请。

这,便几乎是《爱情笔记》(Essays in Love)这部书的全部情节了。谁要是告诉我凭这点平庸的材料,就能写成一部翻成中文有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,而且还能够畅销,那是打死我也不会信的。

但问题是《爱情笔记》并非一部以叙事的精彩引人入胜的小说,而是一部哲理小说。事件的平庸,结局的可以

预料,也许更显示出作者用它们来引发出精妙的哲理思考的功力。比如在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上的邂逅(在英国人的生活中,这也许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),就引发出了叙事者关于“爱情宿命论”的思考:当我们身陷爱情时,我们都以为自己所爱的对象是如此特殊,以致我们认为冥冥之中一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,安排我们的相遇。

而其实,叙事者用一本正经的概率计算(正是在这种地方,德波顿显示出他的冷面滑稽)证明,售票处的计算机把“他”和克洛艾安排在这天早晨的同一趟航班上相邻而坐的概率为 5840.82 分之一。在小说写作中引入概率计算,这也是我首次见到。

因此,情人之邂逅,完全出于偶然,并没有什么命定的因素在那里;可是人总喜欢自欺欺人,认为是命中注定;而当爱情消失时,又把原先有关姻缘注定的种种胡思乱想忘于脑后。

正因为“爱情宿命论”的毫无根据可言,德波顿的主人公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“难以置信的论断:我们先有爱的需要,然后再爱一个特定的人”。这对浪漫爱情显然是——

## 二

我觉得,谈论爱情的文字之多,与人类对产生爱情的过程的无知,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或者说,正因为爱情的产生是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,才会产生如此之多的关于爱情的话语。

爱情的产生,无疑与荷尔蒙有无可否认的关系。也就是说,爱情首先是一种化学现象。儿童也会产生关于爱情的想象(他们关于爱情的观念,多半是得之于故事、卡通、电影、电视),但只停留于此,并无付诸实践的欲望。只有到了青春期,当与性爱有关的荷尔蒙开始大量分泌时,人们才发生爱情的强烈体验。

但如果爱情仅仅是一种化学现象,那么人与动物之间不是没有区别了吗?德波顿发现,我们之所以爱上某个特定的人,还因为我们在对方身上发现了某种楚楚动人的东西(“她身着蓝色衬衫,膝盖上放着一件卡迪根式的灰色开襟羊毛衫,肩头瘦削,显得弱不禁风”;“她经常就是这个样子,脸上看去永远凄楚欲泪,眼神中有一种担忧,似乎有人要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”)。

这就牵涉到爱情与美的关系了。我们之所以爱某人,是因为她(他)美丽动人。但这美丽动人,是否有客观标准?换句话说,究竟是某人美丽动人,我们才爱她(他),还是我们爱某人,所以觉得她(他)美丽动人?

在讨论这个问题时,德波顿回到了柏拉图与康德——在西方的美学传统中要讨论这个问题,似乎不得不回到这两位哲学家那里去——柏拉图认为,我们之所以认为一个人美,是因为她(他)在某些地方符合美的理念。也就是说,在某个地方(尽管我们不知道那是哪里)存在着美的客观标准。而康德则认为,“美的判断是一个‘决定性的基础只能是主观的’判断”,也就是说,我们看一个人是否觉得美,完全取决于我们看她(他)的主观方式。

德波顿显然同意康德的意见。用一句中国的老生常谈来说,那就是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。这就造成了一个“自我确认的循环”:我爱某人,因为我觉得她(他)美;我觉得她(他)美,因为我爱她(他)。这更说明了爱情的毫无道理。

读完这部书,我们发现,也许爱情与哲学并不互相排斥;甚至可以说,哲学即起源于对爱情的思索。德波顿反复提到的柏拉图,他的《对话录》中的《斐德若篇》和《会饮篇》这两篇最精妙的文字,即是对爱情的讨论。理念这个概念是柏拉图哲学的基石,它的提出,可以说正是为了解释爱情这一现象。既然柏拉图是西方哲学的源头,也许可以说西方哲学即起源于对爱情的思索吧。其实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阴、阳,又何尝不是起源于对男女之爱的考察与体认呢?

### 三

德波顿的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个故事,不如说更多的是思索。他对爱情的各个阶段、多个方面作了半认真、半开玩笑的分析。因此,它不是作用于我们的情感,而是作用于我们的智力。因此,德波顿是一个以机智为主的作家。他是博学的,但并不掉书袋,他以他的聪明与幽默,而不是以他讲故事的能力,来娱乐我们。

这是德波顿迄今为止出版的《爱情笔记》(Essays in Love, 1993)、《爱上浪漫》(The Romantic Movement, 1994)、《亲吻与诉说》(Kiss and Tell, 1995)这三部小说



的共同特点。

《爱上浪漫》(The Romantic Movement: Sex, Shopping and the Novel)一书在许多方面和《爱情笔记》很相似,也许太相似了。它原来的英文题目直译的话是《浪漫主义运动》,如果不是它的副题“性,购物与小说”的话,读者简直会以为是一部文学史著作。《爱情笔记》一书的英文题目 Essays in Love(美国版为 On Love)其实也不像小说,而是像一部论著,直译的话可译成《论爱情》。从题目来看,德波顿原来写的就是一种介于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的东西。

《爱上浪漫》叙述的也是一对城市白领的爱情故事,但故事是次要的,更重要的是德波顿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的分析,在这过程中他旁征博引,涉及卢梭、笛卡尔、福楼拜、黑格尔、马克思、柏拉图、赫拉克利特等作家和哲学家关于爱情的论述。

《亲吻与诉说》则是一部伪装成传记的小说,其中有索引,还有家庭照片,但其实与前面两书有许多相同之处:它也是以年轻的城市白领之间的爱情为主题的。它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情节,而是对人的个性及传记作家的任务的思考。在这过程中他涉及文学史上著名的传记作家如利顿·斯特拉奇(Lytton Strachey,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的作者)、詹姆斯·鲍斯威尔(James Boswell,《约翰生传》的作者)和乔治·佩因特(George Painter,《普鲁斯特传》的作者)等关于传记写作的论述。

这部书是由一个情人来为他的爱人作的传:这一点

并非偶然。德波顿想说明的是：只有当我们对某人发生了情感，我们才会产生出了解她（他）的兴趣。传主和传记作家的关系也是如此：后者总是多少对前者有一些喜好，才会花费精力去写作她（他）的传记。

#### 四

在1997年，德波顿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非小说作品《拥抱逝水年华》(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)。

其实，小说与非小说的分类，对德波顿而言全无意义。这不过是为了方便书店（现在还有网站）把他的作品归入一个特定的部门而已。他的小说里面，本来就有许多“非小说”的写法；而他的非小说里面，又有许多小说的成分。但总的来说，他的小说更像非小说。

他的非小说比小说更成功，当然我说的不仅仅是在销量上，也包括在艺术上。他的《拥抱逝水年华》一开始就在英、美都是畅销书；后来的《哲学的慰藉》(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, 2000)和《旅行的艺术》(The Art of Travel)也是。我觉得，在写作非小说的时候，德波顿显然更少羁绊，文笔更自由挥洒。

德波顿1969年出生于一个巨富之家，父亲是一个瑞士的银行家。他的名字很古怪，一方面因为那个“de”而带有贵族味，另一方面他的姓“Bottom”又因发音很接近英文里的“屁股”(bottom)而显得十分滑稽。他在苏黎世长大，一直到8岁的时候被送往英国读书。他进的是英国的贵族学校哈罗公学，大学读的是剑桥。“他身上有一

股欧洲特权阶级的臭味，"一个作家这样评论他说。(注：见 [http://www.alaindebotton.com/reviews/proust\\_eveningstandard.htm](http://www.alaindebotton.com/reviews/proust_eveningstandard.htm))

他现年只有 35 岁，却已写了 7 部书。他的第一部书《爱情笔记》，是在他 23 岁时出版的。能写而又博学的作家是不多的，即便在英国也是如此。

德波顿也许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。他太想取悦读者了。但是，他的作品好读好看，并能给我们以一定启示，这就够了。

# 目录

德波顿——一个好读好看的作家

序言 / 1

- 一 爱情宿命论 / 1
- 二 理想的描述 / 12
- 三 诱惑的潜台词 / 19
- 四 真实的自我 / 33
- 五 灵与肉 / 46
- 六 马克思兄弟式思维 / 55
- 七 不和谐的音符 / 70
- 八 爱情与自由 / 81
- 九 美丽的含义 / 93
- 十 爱的表白 / 101
- 十一 你爱她什么 / 112

- 十二 怀疑与信念 / 120
- 十三 亲密 / 124
- 十四 “我”的确认 / 134
- 十五 情感的间歇 / 148
- 十六 惧怕幸福 / 163
- 十七 挛缩 / 173
- 十八 爱情恐怖主义 / 184
- 十九 善与恶的彼岸 / 194
- 二十 心理宿命论 / 206
- 二十一 自杀 / 216
- 二十二 基督情结 / 222
- 二十三 省略的时间 / 228
- 二十四 爱情的课堂 / 233
- 情爱如斯：译后记 / 245

## 一 爱情宿命论

1. 尘世间,没有什么比对爱情的渴望更强烈的了。然而,多数时候我们不得不与无法理解我们灵魂的人共度人生。如果我们相信(与这个理智时代的所有准则相反),终有一天,命运会安排我们与梦中情人相会;或者有些迷信地幻想:冥冥之中有一个正是我们无尽思念的人,难道我们不该得到理解和原宥?也许我们的祈祷永无回应,也许彼此的心灵永难沟通,如果上天对我们还有些许怜悯,难道我们不能期盼在一次邂逅中与心仪的王子或公主不期而遇?难道我们不能暂时摆脱理性的责难,仅仅把这当作是浪漫人生中一次无可避免的心灵体验?

2. 十二月初的一个上午,十点左右,我坐在英国航空公司喷气式飞机的经济舱里,从巴黎回伦敦,全无体验爱情或是邂逅故事的心理准备。飞机刚刚飞越诺曼底海

岸的上空,冬天的云层散开退去,下面是一览无遗的碧蓝海水。我百无聊赖,心绪不宁,随手拿起一本航空杂志,漫无目的地读着上面假日旅店和机场服务设施的介绍。飞机尾部引擎的微微颤动、机舱里宁静的灰暗色调以及乘务员甜甜的微笑令人心情略觉惬意。一位乘务员推着饮料和点心从走道上过来了。尽管我不饿也不渴,但在这飞机上,我产生了想吃点东西的感觉。

3. 我左边的乘客也许有些忧郁,她取下耳机,仔细研究起面前椅袋里的安全指示卡。卡片上介绍了发生坠机后最理想的状态:乘客平静地软着陆在地面或水面,女士们脱掉高跟鞋,小孩熟练地给防护衣充气,机身尚未破损,汽油也奇迹般地没有燃烧。

4. “如果飞机出事,我们都会死掉,这些注意事项究竟有什么用?”她似乎在自言自语。

“这样或许能使人们感觉安全一些,”作为惟一的听众,我回答说。

“说真的,这倒是不错的死法,快速,特别是当飞机坠地时正好坐在前排。我有一个叔叔就死于飞机失事。你认识的人有没有那样死的?”

没有,但我没来得及回答,因为有位乘务员过来(她不知道她的乘客们这会儿正对航空公司的职业道德产生了怀疑)给我们送午餐了。我要了一杯橙汁,正准备把一盘三明治挡回去时,我旁边的这位旅伴小声地说:“拿着,

给我吃,我很饿。”

5. 她留着栗色短发,后颈露了出来,水灵清澈、如绿潭一般的大眼睛回避着我的目光。她身着蓝色衬衫,膝盖上放着一件灰色羊毛开衫,肩头瘦削,显得弱不禁风,从参差不齐的指甲看得出她经常啃手指头。

“我真的没抢你的午饭?”

“一点都没有。”

“不好意思,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呢,我叫克洛艾,”她一边说,一边有些拘谨地从扶手上伸过手来与我握了一下。

接着,我和克洛艾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情况。克洛艾说她是到巴黎参加一个会议回来。她曾就读于皇家艺术学院,从去年起在索霍区的一家时装杂志社做平面设计。她出生在约克郡,但小时候就搬到威尔特郡去了,现在(二十三岁)独自住在伊斯灵顿的一套公寓里。

6. “但愿他们没有把我的行李弄丢,”当飞机开始降落在希斯罗机场时,克洛艾说,“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担心?”

“没有,不过我倒是碰上过这种事,已经两次了,一次在纽约,一次在法兰克福。”

“唉,我一点也不愿意出行,”克洛艾叹了口气,咬着食指尖,“更讨厌回来,我真是患了归来恐惧症。每次我离开一段时间,就总担心我不在家时会发生什么可怕的



事情,要么水管破了,要么工作丢了,或仙人掌死了。”

“你养仙人掌?”

“有好几盆呢,已经养了一段时间了。属于阴茎崇拜吧。我曾在亚里桑那过了一个冬天,真有点喜欢那里的仙人掌。你养宠物吗?”

“养过金鱼。”

“后来呢?”

“那还是几年前的事,我当时和女友住在一起。有一天她关掉了鱼缸里的通气管,鱼都死了,我想她多半是出于妒忌。”

7. 我们天马行空地闲聊,微妙地捕捉彼此的性情,犹如漫步在蜿蜒崎岖的山间小径,轻掠淡远山色。直到飞机轮胎落地,引擎反向转动,飞机滑向航线终端,准备将乘客卸在拥挤的入检大厅。当取好行李,通过海关检查时,我已经爱上了克洛艾!

8. 惟有生命走到尽头,我们才能知道自己的爱之所在。但是与克洛艾相识不久,我就似乎找到了爱的归宿。审视自己所有可感知的情感和这情感可能的接受者,我无从确定为何突然之间对克洛艾产生的竟然是爱情。我不知晓这生成过程的内在动力,而且也只能藉人生的阅历来确证这些感受。我惟一能交代的就是在我回到伦敦后过了几天,克洛艾和我共度了一个下午的时光。接着,在圣诞节前的几个星期里,我们总是一起在伦敦西区的